

水滸研究論集

東北人民大學中文系資料室編

水滸研究論集

東北人民大學中文系資料室編

一九五五年・長春

書號：0308—80

水 滲 研 究 論 集

編 者：東 北 人 民 大 學
中 文 系 資 料 室

出版者：東 北 人 民 大 學
研 究 部 教 材 出 版 科

印刷者：東 北 人 民 大 學
教 材 出 版 科 鉛 印 室

1955. 5. 25日 滲601—700

水滸研究論集目次

談「水滸」	戴不凡 (1)
回答關於「水滸」的幾個問題	馮雪峯 (12)
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	茅盾 (80)
「水滸」是怎樣寫成的	聶紺弩 (85)
論「水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逐漸提高的	聶紺弩 (115)
「水滸」的影響 (節錄)	聶紺弩 (141)
評「談水滸戲及其他」	戴不凡 (152)

附 錄

「水滸全傳」序	鄭振鐸 (160)
---------------	-------------

談「水滸」

戴 不 凡

中國青年報編輯部轉來一些青年們讀「水滸」時發生的問題，現在，我把這些歸納起來，發表些意見。

施耐庵的「水滸」，是我國最偉大的古典名著之一。

這部作品的偉大意義，在於它具有強烈的人民性和豐富的現實主義精神。

「水滸」的現實主義精神，在於它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的真實歷史。

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會最根本的真實歷史。封建統治階級的作家，爲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對這部真實的歷史，毫無例外地，都採取掩飾或歪曲的態度。他們慣說假話，用什麼「海宴河清，萬民歡樂」的鬼話，來歌頌自己的黑暗統治。但是，施耐庵在「水滸」中，却說了真話。他把當時社會中的根本矛盾，老老實實地揭露開來。他無情地批判了封建地主階級的黑暗統治，歌頌了向統治階級鬥爭的人民英雄們。)

×

×

×

「水滸」是怎樣反映當時社會階級矛盾的呢？我們先來看「吳學究說三阮撞籌」中的一節文字。吳用故意問阮家兄弟，爲何官軍不去捉拿梁山的王倫時：

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雞鵝盡都喫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裡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屎尿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吳用道：「恁地時，那厮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雞喫酒，大塊喫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

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

吳用聽了，暗暗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說道：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引自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第二二四頁。）

作者在這裡，從阮小五口中，生動地描畫出統治階級的爪牙橫行鄉里魚肉人民的情形。阮小二說的「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說』。」金聖嘆批「水滸傳」雖有他的階級偏見，但這一句話，的確很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阮小二所處的是怎樣一個橫徵暴斂、人民生產情緒低落的社會環境。「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正表現了在統治階級殘酷剝削下的勞動人民，是多麼不安於生計，以致什麼朝廷王法都不在眼下，想投奔革命隊伍的強烈要求。作者通過這位典型的勞動人民口中，反映了一個醞釀重大事變的腐朽社會中人民與統治階級的尖銳矛盾。

但是，像這樣直接從正面反映當時勞動人民與統治階級矛盾的文字，在「水滸」中並不佔很大的份量。「水滸」以大量的篇幅，描寫了衆多非勞動人民出身的英雄，如宋江、柴進、盧俊義、林冲、楊志……是怎樣走上梁山的。

描寫這些人走上梁山，它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試舉林冲爲例：林冲身爲八十萬禁軍教頭，在當時的統治階級中，地位原來很高。他陪着妻子去燒香，高俅的兒子竟然攔路調戲了她。林冲雖然抱着息事寧人的態度，但高俅的兒子，一定要得到林冲的妻子。高俅愛惜孩子，竟聽陸謙之計，以看寶刀爲名，把林冲誘入「白虎節堂」，加以擅入軍機重地之罪，發往開封府治罪。幸虧府尹是個好人，將他判配滄州。但高家並不饒他，買通解差在路上殺害林冲；在野豬林中正要下手時，幸虧魯智深從林中殺出，救了林冲性命。林冲這才能平安到了滄州，好容易被派往看守草料場，總以爲可以暫安無事了，但高家還不饒恕他，派陸謙前來放火，企圖燒死他。那天正好是風雪壓倒了草廳，林冲搬到山神廟內安身，暗地看見陸謙的作爲，林

冲才「大喝一聲：『潑賊那裡去！』」殺了陸謙，去投梁山。（參考原書第七至第十一回）

一位八十萬禁軍教頭的妻子，也免不了受人攔路調戲，那是如何黑暗的社會！以看刀誘人，着解差暗害，火燒草料場，顯出了統治階級的陰險、狠毒。林冲是那麼忍氣吞聲，不想背叛朝廷，然而高俅父子並不放鬆他。從林冲的遭遇中，我們不難想像，當時千百萬善良的人民，在殘酷的封建制度統治下，是過着怎樣悲慘的生活。林冲忍無可忍，終於大喝一聲「潑賊那裡去！」正是喊出了千百萬被剝削者的心中話。「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這一節文字之所以對讀者具有十分的吸引力，正因為作者着力刻劃了一個願意暫安於現狀的善良人物，受了統治階級的逼迫，終於不得不挺身起來鬪爭的英雄事蹟。

林冲是如此，宋江、柴進……也是如此。他們受着階級出身的限制，原來都力圖避免去做那「不忠不義」之事——上山起義。然而，客觀環境却一步步地逼迫着他們，要活命，只有上梁山；否則就難逃「法網」。宋江、柴進、林冲……這些人物就如此，其他千百萬善良農民的命運，更可想而知。作者通過這些被逼上梁山的典型人物身上，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統治制度的腐朽本質，生動地突出了人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指出了上梁山是人民唯一的出路。這正是統治階級作家的筆墨所不敢觸及的事，然而施耐庵却老實不客氣地給它寫出來了。

但是，「水滸」裡並沒有幾個真正的農民；尤其是宋江等人，是統治階級出身，既從未聽他說要為農民打天下，而且還想望「受招安」，為什麼我們說，他們所做的事業，是古代的一次農民革命呢？

毛主席說：「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我們討論宋江等人物所做的是不是農民革命事業時，應從他們的社會實踐及其效果來看。梁山一百單八將雖然大都不是真正的農民出身，也沒有喊過「農民革命」

四個字，可是，他們都上了梁山，在忠義堂前豎起「替天行道」的杏黃旗。「替天行道」的「天」字，無論解釋爲天帝之「天」也好，解釋爲天子之「天」也好，總之，「道」原來是由另一部分人來「行」的，他們行得不好，所以梁山才來替他們行。從「替」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梁山的政治口號，分明含有與當時統治階級對立的意義。而梁山英雄們所行的又是什麼道呢？是「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第三十九回）。——即使像鄭天壽那樣的人物，在沒有正式上梁山以前，也已經公然地在官府面前聲言「便是趙官家親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第三十四回）。他們不僅在思想上是和宋朝皇帝對立的，而且還率領着數十百萬人馬（其中雖有一部分是投降的官兵、盜匪，但本質上都應當是農民），「劫富救貧」，和官兵、地主武裝作你死我活的鬭爭，搞得朝廷束手無策。他們以「忠義」爲號召，實際上，他們所行的「忠義」，在統治階級看來，恰好是「不忠不義」，「大逆不道」。他們的行動和意志，從效果來檢查，事實上代表了封建社會中千百萬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什麼力量支持着他們如此做呢？雖然他們當初上山寨或帶有各種不同的個人打算，但這是一個古代英雄所難免的，而這一點在他們思想上也並不佔重要地位，主要的還是由於他們在上梁山以前都是被「逼」的——受統治階級壓迫的，即使像宋江、林冲那樣在統治階級中原來是有地位的人，由於他們比較善良、正直，也難免遭受整個統治制度和統治階級的迫害。他們又都是充滿了義憤，憤於打抱不平的人物，他們還具有一種樸素的集體觀念——「義」，因而使他們有可能放棄原來的階級立場，和勞動人民站在同一戰線上，與封建統治階級對抗，並成爲起義軍中的領袖和英雄。從這裡可以看出，非農民出身的宋江所領導的鬭爭，實質上就是一次農民革命。

我們能不能因爲宋江等人曾想受招安，而畢竟受了招安，就認爲他們所領導的事業不是農民革命呢？不能。農民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是決不可能鞏固

革命的勝利的。(封建社會中所有的農民革命，不是中途失敗，便是勝利後變了質。)即使像劉邦、朱元璋那樣的人物，因為他們在實際上曾領導過農民與統治階級對抗，並終於推翻了原來的統治階級，我們也並不因為他們後來做了皇帝，叛變了人民，而否定他們所做過的農民革命事業。當「替天行道」的杏黃旗還在梁山上飄揚的時候，梁山的整個事業，在事實上是代表了當時農民階級的利益的，因之，我們決不能由於有人在山上想招安，並終於受了招安，而說梁山的革命不是農民革命。

宋江既沒有什麼超群的武藝，他為什麼能成為天家的領袖呢？我們以為：扶危濟困，仗義疏財，這是宋江受衆好漢尊敬的基本原因。「私放晁天王」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子。何濤要宋江去捉拿搶竊生辰綱的晁蓋，宋江表示很有把握，說：「甕中捉鱉，手到拿來」；他打發何濤在茶店略等，「小吏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二七〇頁）。而實際上，他却騎馬飛奔往晁蓋家中通風報信，勸晁蓋逃走。這不僅表現了宋江的機智，而且更顯出了他爲了援助被迫害的朋友們，自己竟絲毫不顧身家性命。正因為宋江是這樣一個人物，所以燕順在清風山上，原想殺這個面黑身矮的漢子，但一問明是宋江，就「……喫了一驚，便奪過小廝囉手內尖刀，把麻索都割斷了；便把自身上穿的棗紅紵絲納襖脫下來裹在宋江身上」（五一六頁）；黃信得知自己押解過的「郛城虎張三」就是宋江時，就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也自放了他」（五五四頁）；宋江受人尊敬，除了他具有很高的智慧和謀略以外（三打祝家莊時，就表現宋江的高度指揮才能），主要的就由於他能講義氣；「呼保義及時雨」的名稱，就是從這裡來的。這種「義氣」，在古代被壓迫階級中，是最值得珍貴的一種互相援助的品德。他的「義氣」，雖然只表現在對待他自己周圍的朋友很熱心；但要注意，他畢竟是數百年前的一個英雄，他不可能有像我們一樣的階級意識。雖然如此，在客觀上對一切勞動人民仍然是有利的。

總之，我們看「水滸」時，不應當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拿今天人的標準去衡量古代的人物。我們對於這些古代農民革命英雄，應着重看他們身上積極的一面——敢於和階級敵人作正面鬭爭的一面；而不應去學習他們身上某些消極的東西。

我們既然已經肯定，梁山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知道，書中所着力描寫的三打祝家莊、大破高廉、攻打曾頭市……這些轟轟烈烈的場面，就是當時農民武裝和統治階級武裝正面的公開對抗。施耐庵不僅歌頌了農民的武裝鬭爭，而且還以出色的描寫，歌頌了革命武裝的勝利。這就更鮮明地告訴了人，封建統治階級是腐朽無能的，而人民的力量是強大的，只要堅持鬭爭下去，是必然勝利的。

「水滸」就是這樣揭露了整個封建社會的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農民和統治階級的矛盾；把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告訴我們，指出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質，鼓勵人民向它鬭爭。顯然，這是封建社會中的真理，是封建社會中最根本的真實歷史情況。

忠於現實，這就是施耐庵偉大的現實主義精神所在。

施耐庵在描寫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時，不是抽象地，而是通過藝術上的加工，以許許多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把自己的政治態度，具體地生動地傳達給讀者。「水滸」具有不朽的文學價值，正因為其中各種不同的正面和反面人物的鮮明性格，如磁鐵一般吸引住了讀者。

「水滸」所描寫的許多人物，都有鮮明的性格。以李逵、武松、魯智深來說，都是不畏統治階級權力，慣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漢。但是，施耐庵在描寫這三個英雄人物時，却寫誰就活像誰。我們試看下面三節文字：

當魯智深在酒店中聽了金二訴述鎮關西鄭屠欺壓他以後，「魯達聽了道：『呸！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箇腌臢潑才，投托着俺

小種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舖戶，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裡，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五〇頁）

當武松聽罷，施恩訴說蔣門神欺壓他時，「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哪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哪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裡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厮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四五八——四五九頁）

而李逵聽了柴進說殷天錫欺負人時，却馬上「跳將起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我有大斧在這裡！教他喫我幾斧，却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由，和他鬪齒做甚麼？他雖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裡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厮若還去告狀，和那烏官一發都砍了！』柴進笑道：『可知朱全要和你厮併，見面不得！這裡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裡橫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爲軍，偏我不曾殺人！』……」（八五八——八五九頁）

同樣是英雄聽見不平之事，願代他人打抱不平，然而施耐庵却寫誰像誰，使你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魯智深聽了是「呸！」地一聲，武松却是呵呵大笑，李逵則是跳將起來。魯智深在小種經略手下做提轄，所以對於在相公門下做肉舖戶的鄭屠，顯出一股輕視的神態；武松是打虎的英雄，所以對於蔣門神的武藝，露出毫不在意的神情；而李逵則是一聽了柴進的話，就不再問底細，「我

有大斧在這裡！教他喫我幾斧，却再商量！」最後，魯智深在店中連酒也不喫，馬上要走，「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廝便來！」急得史進、李忠抱住勸他；而武松却滿不在乎地說，「如今却在這裡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但李逵却是不管禁城和江州有無區別，主張先打後商量。……作者寫他們武藝高強，敢作敢為，蔑視權威，性情都很粗魯；然而，魯智深之粗魯却是性情急躁；武松則是顯出不受羈束、滿不在乎的豪傑氣質；而李逵則是天真爛漫，帶着一股蠻勁兒。作者掌握了人物的性格特徵，因此當他描寫他們思想行動的時候，能使人物躍然紙上，使讀者完全信服這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所做出來的事，

✓施耐庵善於運用性格化的語言，以精練的手法，把人物形象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例如，當吳用向阮家兄弟說明想去劫生辰綱時。

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願心！正是抓着我癢處！我們幾時去？」（二二七頁）

短短的五句話，便突出了一個性急、直率、樸實可愛的阮小七。但他的性急，卻不像魯達那麼粗魯；他的直率，又不像李逵的那股蠻勁兒。寫阮小七就活像阮小七，這正是施耐庵的鬼斧神功之筆。

施耐庵不僅是對正面人物，即使是反面人物，在描寫時也一個不放鬆。不止是蔡京、童貫、高俅這些「老虎」各有他們不同的性格，連一箇小小的「蒼蠅」——差撥，他也是着力去描寫。✓例如滄州牢中的那個差撥，「……不見他（按指林冲）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個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紋，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但是林冲把了錢以後，這位差撥馬上轉過口氣：「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

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作者在現實的基礎上運用了誇張的手法，短短的二百多字，却活靈活現地，令人信服的刻畫出了一個見錢眼開的勢利小人。

作者對自己所憎恨的性格，就這樣予以無情的鞭笞；而對於他自己所愛的英雄人物，却以誇張的描寫，來使人感到他的可愛。譬如說，一個赤手空拳的人，怎能和一隻吊睛白額猛虎相鬥呢？但是，施耐庵却以他的絕世才華，合情合理地，生龍活虎地，描寫了武松在景陽岡上，以拳頭打死猛虎；使人信以為真，深深地為武松的英勇、機智所感動。

許多人看「水滸」看得廢寢忘餐，正由於施耐庵描寫了各種不同的鮮明性格，使人相信他所寫的是真人真事，使人身入其境；為英雄的憤怒而憤怒，為英雄的勝利而歡呼。他們愛什麼，我們也為之愛；他們恨什麼，我們也為之恨。這，正是施耐庵的現實主義的魅力，吸引住了我們。

這裡必須指出：「水滸」雖然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可是其中也帶有一些浪漫主義的描寫。有人問：「水滸」為什麼要把統治階級的代表高廉，也寫得那樣有本領呢？他能作「妖法」，一時「黑氣沖天，狂風大作，飛砂走石，播土揚塵」，還指揮着三百神兵，帮他攻打梁山好漢。可是，問題在於高廉的妖法，並沒有吓唬了梁山好漢，公孫勝來了以後，「仗劍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個霹靂」，輕輕一舉，却使三百「神兵」個個被殺；高廉「駕一片黑雲，冉冉騰空」逃命，却經不起公孫勝「喝聲道：『疾！』」，從雲中倒下來，被雷橫揮為兩段。這樣的事情，在現實生活中，肯定是沒有的，但應當說是古代人民一種健康的幻想，通過公孫勝鬥法勝高廉，告訴了我們一條真理：統治階級的人物，即使如此神通廣大，而人民的英雄仍然有辦法，「以正壓邪」去戰敗他。在這裏反映了古代人民不肯屈服於統治階級的強烈意志。這和

統治階級服務，宣揚宿命論迷信思想，有本質上的區別。像上面這種帶有浪漫主義彩色的描寫，是服從於「水滸」主題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和「水滸」的現實主義精神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

「水滸」現實主義精神的來源，顯然由於施耐庵是站在當時被壓迫階級的立場，而不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觀察社會生活的結果，正因為他是以人民的觀點來看事物的，所以在他筆下，對於被壓迫的善良、勇敢、智慧、正直的人物，竭力地加以歌頌，加以誇張和美化；而對於封建制度及其代表人，則表示深惡痛絕；作者以人民的觀點來描寫人物，來反映他所處的社會的真實。所以愛憎是很分明的。這正是「水滸」的人民性所在。

×

×

×

在估計「水滸」的人民性與現實主義精神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注意這部作品中所帶有一些封建性的、非現實主義的描寫。我們知道：「水滸」原是一部經施耐庵集其大成的集體創作；當它還在口頭流傳的時候，是容易攙入一些非人民性的東西的；而更主要的是：「水滸」的作者，生活於五六百年前的封建社會中，他不能不蒙受封建社會制度的一些影響，因此，在作品中也就不可能不表現他的時代局限性。像楊雄、石秀身上所表現的封建社會中的男權思想，正是這種時代局限性的表現。又像「洪太尉誤走妖魔」；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在「天書」內早有姓名，這無異是宣傳「事有前定」，是宿命論觀點的表現。總之，非現實主義的描寫，在「水滸」中是存在的，但所佔的份量不多，不過是萬里晴空中的幾縷烏雲，掩蓋不了全部「水滸」強烈的現實主義的光輝。

×

×

×

「水滸」有各種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一百二十回本描寫了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由於向封建統治階級投

降，招來了悲慘的結局；它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狠毒、殘酷和毫無人性。從這一角度來看，一百二十回本也是有它一定的教育意義的。可是，這種消極的教訓，和前七十一回本那麼能鼓舞人們反抗鬥爭意識比較起來，在今天，價值顯然是比較小的。就文學價值來說，七十一回本對人物有出色的描寫，而七十一回以後，文學性就很差，不再像前面那樣生龍活虎的了。（假如說：「水滸」是由古代人民在口頭上集體創作出來，經施耐庵加工而成的，那麼，從描寫的好歹來看，也可知古代人民是如何喜愛前七十回的故事了。）一百二十回的「水滸」，從清初以來就不太流行，提起梁山英雄，大家的印象都是能反抗朝廷的英雄，他們受招安以後的種種事情，早被大家遺忘，今天我們沒有什麼必要去重提他們受招安以後的事情。「水滸」原是一部文藝作品，不是歷史教科書，只看前七十回而不看以後的文字，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所以，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對於研究者雖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但我們認為青年朋友看「水滸」，不妨只看經過作家出版社整理的七十一回本，就可以學習了許多東西。

（原載中國青年報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十四日）

回答關於「水滸」的幾個問題

馮 雪 峯

去年十一月間，中國作家協會辦的文學講習所的同志們曾經研究過「水滸」，我去參加過他們的一次討論；中央電影局辦的一個學習班也討論過「水滸」，我也曾去參加過一次。這裡的幾節話，就是我當時談過的關於幾個問題的一些意見；現在經過我補充，仍以解釋問題的形式發表，是想給有同樣問題的青年讀者做參考。

一 關於「水滸」的新版本

根據魯迅先生的考證，「水滸」在過去重要的版本有四種：百十五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請看「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五篇。

現在由國家出版社重印出版的新版本有二種：一是七十一回本，已經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二是百二十回本，是由鄭振鐸校訂的，已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印刷中，不久就可出版了。

七十一回本是根據舊七十回本——即金聖歎本的；舊七十回本其實也是七十一回。但現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這一個新版本——七十一回本，和舊七十回本——即金聖歎本比較，應該說是好得多了，因為其中某些顯然被金聖歎篡改了的地方已經根據別的本子改回原狀，金聖歎的那些批語也都已經除去，而金本的一些優點則仍保留。此外是加了不少在現在是很必要的註釋。詳細情形，請看這個新版本第一版卷首的說明。

不過，現在的這一個版本，也還是一個試行的版本。在一九五二年十月

間，人民文學出版社就會經出版過這個七十一回本；但那次出版後，發覺其中還有一些錯誤（編輯上和註釋上的），而註釋也太少，所以就沒有再版，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同志們重新在編輯上加工，除改正了已發覺的錯誤外，主要的是加了更多的註釋，這就是現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這一個本子。但它也還不是定本，而是現在暫且先出版的，一則因讀者難得緊；二則先出版也可以早些得到專家和讀者們的指正，使能依靠大家的力量，逐步地把它改進得更好。

新印的七十一回本，應該說是一個適宜於廣大讀者的普及的本子。

爲了研究多年來流傳的關於宋江等人的全部故事起見，則在百十五回本，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三種本子中，應該說是以重印百二十回本爲適宜。其它的兩種本子，自然也有研究的必要，但那是屬於專家們的工作；將來是可以利用影印的辦法重印其它的古本的，一則爲了保存，二則爲了專家們的需要，但廣大的讀者却並沒有閱讀各種古本的必要。

在新印的兩種本子中，問到我個人的意見，我也覺得我們日常閱讀是以七十一回本爲適宜。第一，「水滸」故事的主要部分、主題的中心意義及其藝術上的菁華都已經包括在這七十一回中；第二，截至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爲止，從故事說，從主題的意義說，也都還能夠保持它的完整性。

但是，這裡也可解釋一句，我們覺得「水滸」截至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爲止，也能成爲一本完整的書，是和金聖歎的看法有相同的地方，却也有根本不相同的地方的。「水滸」的重要故事和藝術的菁華，都已包括在這七十一回中，這是我們和金聖歎的看法相同的地方。其實，從來的人也大抵都是這樣的看法。我們和金聖歎根本上不同的地方，是由於對農民起義的態度不同而來的；金聖歎顯然反對農民起義，所以，他甚至不願意宋江等人受「招安」，而只願意百零八個英雄都被朝廷「誅滅」；這樣，他就在第七十一回中